



下
YOUJIE
WORKS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唯独你是风情之所钟。

尤四姐 著

浮图塔

没有温暖的心 / 却有世上最动人的眼睛

他是权倾朝野的掌印督主
忍辱负重，绝代风华

她是本应殉葬的柔弱才人
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波波折折，只为最惊心动魄相遇！

最美督主肖锋 PK 银幕美男雨化田！
2015，这个夏天，我和厂花有个约会！！

这世上最美不过山河万里 / 让人欲罢不能
看史册 / 读传奇 / 为世中绝色文

赠送超值番外

古言当红作家
尤四姐
以笔当歌，再叹
宫廷爱恨情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浮城

下
YOUSUJE
WORKS

尤四姐 著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唯独你是风情之所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图塔 : 全2册 / 尤四姐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61-4

I. ①浮…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0030号

书 名	浮图塔:全2册
作 者	尤四姐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张曼璐 李 婕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93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061-4
定 价	5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55章 两牵索	001
第56章 佛狸愁	006
第57章 解沉浮	012
第58章 两生花	018
第59章 不成归	022
第60章 与君谋	028
第61章 尽离觞	033
第62章 梦随风	039
第63章 高低冥迷	045
第64章 尽成旧感	051
第65章 花自飘零	057
第66章 芳草迷途	063
第67章 无言自愁	068
第68章 梅蕊重重	073
第69章 帝里秋晚	079
第70章 晚来堪画	085
第71章 花明月暗	090
第72章 情若连环	094
第73章 独有衔恩	100
第74章 风月相知	106
第75章 肠中冰炭	112
第76章 俯眄乔枝	117
第77章 自足娱情	124
第78章 万象埃尘	128



目录

CONTENTS

第79章	千山路难	134
第80章	碧树冥蒙	141
第81章	参差双阙	147
第82章	萧条自伤	153
第83章	春色可替	159
第84章	计乘鸾凤	165
第85章	芳草依依	172
第86章	联璧宜家	178
第87章	玉庭瑞色	183
第88章	纵恣成误	186
第89章	圣恩远道	192
第90章	叹风嗟身	197
第91章	泣漏乾坤	202
第92章	别时花尽	207
第93章	思君万里	212
第94章	潜智已深	218
第95章	孤骨难卧	223
第96章	画幕云举	228
第97章	昼话阴转	233
第98章	烟姿远楼	238
第99章	风义沦替	243
第100章	正文大结局	248
番外	254	

第55章 两牵索



好转的迹象是有,但是不明显,肖铎守她一夜,头天晚上浑身冰冷,他不得不把她搂在怀里取暖。到第二天晌午开始发烧,满脸潮红身上滚烫,鼻翼翕动着,喘气又急又密。

叫方济同来看,他把昨天的三味药换了,换成茶叶、甘草、金银花,再扎针排毒,折腾到近黄昏,她的体温渐渐趋于正常,但是喝什么吐什么,明明还在昏迷,闭着眼就吐他个满身。吐完了再发抖,黄豆大的汗珠子噗噗落下来,真没见过这样出汗的人。

肖铎寸步不离,这种无力回天的凄凉让他想起西四牌楼的那一夜,看着生命一点一滴从指缝里溜走,他最亲的人在他面前痛苦呻吟、挣扎弥留,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六年前是这样,六年后依然是这样。不管他怎样翻云覆雨,总有一种命运不断重演的恐慌。这种刻肌刻骨的悲怆一下子扼住他的咽喉,再略用些力就会要了他的命。父母兄弟都死了,他以为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牵制他,可是出现了音楼。得到后再失去,比从来一无所有残忍得多。

东厂彻查这件事,牵连在内的人很快就逮住了,只不过宇文良时办事疙瘩,明明知道是他,但是照旧没法指证他。刑房里哀嚎震天,隔着几堵墙尚能隐隐听见。他在槛内静坐,心里做好了打算,要是音楼有什么不测,他就亲自找宇文良时索命,证据不证据,那些都不重要了。

余七郎从甬道那头匆匆而来,到门前望了屋里一眼,立在廊下回禀:
“宇文良时这个缩头乌龟,躲在王府里不露面。他府上护院身手很了得,要

是硬闯，动静只怕太大。”

他迟迟哦了声：“那就让他多活两天，实在不成我登门拜访，他还能避而不见么？”

余七郎有些讶异，看他模样，才一天光景，弄得憔悴不堪。情劫最难渡，但凡是个人都逃不脱吧！他蹙眉道：“督主且三思，这时候越急越不得要领，事情交给属下们，督主目下就不要过问了。娘娘安危固然牵动人心，您自己的身子也要保重。您这样儿……没的叫人瞧出来。”

他冷冷看他：“瞧出来什么？娘娘有个好歹，谁能脱得了干系？前途未卜，我忧心有错儿么？”似乎连自己都听不过去了，垮下肩头叹了口气，“瞧出来就瞧出来吧，又怎么样呢！大档头，你喜欢过女人吗？”

他这么一问很叫他意外，东厂除了提督都是实打实的男人，他们是锦衣卫出身，有家有口能娶妻生子。这是他的伤心处，平常大伙儿都小心翼翼规避，今天他自发提起来，倒叫人措手不及了。

余七郎舔了舔唇，斟酌道：“属下有相好，门第不高，未入流干事的闺女，长得也不顶美，但是属下同她在一起觉得舒坦，如果说喜欢，大概这就是喜欢。”

他有些奇怪：“相好是什么意思？没有成亲？”

余七郎应了个是，似乎有点难为情，尴尬道：“庙会上认识的，当天夜里就翻了窗。后来杂七杂八的事儿多，一直耽搁着，这趟回京打算上门提亲去了，再那么下去只怕掩不住，她肚子里有了我的种。”

肖铎听了点头：“那是该办了，大着肚子拜堂也不好看相，今儿成亲明儿生孩子，要叫人笑话的……娶过门之后呢？还会纳妾么？”

余七郎说：“不会。东厂差事说闲是闲，说忙也忙。外头奔走，回去震不动卦，娶多了干放着也糟心。”

他淡淡笑道：“是这话，一辈子遇上一个人，好好待她。少年夫妻老来伴，将来有点什么，不至于后悔。”

听他声口看破了红尘似的，简直像个出家人。余七郎不由发怵，仔细打量他道：“督主今儿怎么了？”

他从门前的小杌子上站起来，缓缓踱了两步说：“没什么，羡慕你们罢了。遇上了合适的，下聘过定，花轿抬进门就是你的人。我呢……”他回头看

看，她卧在草席上，全然没有要醒转的迹象。别人可以明媒正娶，他怎么才能给她这些？他摆了摆手，“盘查别搁置，南苑王府的埋伏也别落下，我等着你们传好消息回来。”

余七郎不便多言，自领命去了。

他转身去月牙桌上倒了杯水，把她扶起来靠在胸前，拿银勺一点点往她嘴里喂，慢慢道：“刚才你听见大档头的话么？原来这世上不只我一个人爱翻窗，他也一样。他这个没出息的，还把人家肚子弄大了，全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这贼头贼脑的样儿，老丈人要是知道了，非打得他不敢进门不可！”他撼她一下，“你听见我说话么？睡了这么久，该起来活动筋骨了……你说他翻窗管别人叫相好，那咱们这样的算么？你也是我的相好？”他歪着脖子砸弄滋味，“这名头不好听，忒俗了些。要是成了亲，称呼倒多了，拙荆？贱内？糟糠？”他哧地一笑，“都不好，把媳妇儿叫得这么磕碜，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换了我，叫心尖儿，人前人后都这么叫，别人笑话也不管。”

她不应他，仍旧是惊悸，突然之间一阵抽搐，把他的心都要掐碎了。他咬着牙按她入怀，用力压制，似乎能好一些。

头顶隐约传来隆隆的声响，他偏过头看窗外，天色暗下来，芭蕉顶上那片穹隆乌云翻滚，看样子要下雨了。他轻吁口气，放下她，叫方济同：“变天了，地上潮湿，可以搬回榻上去么？”

方济同过来把脉，眉宇间有了欢喜的颜色：“督主别愁，我瞧娘娘脉象，不似之前那么冲，平和了好些。这会儿虽然一阵阵痉挛，也是毒性没散完。我已经吩咐人烧热汤去了，回头让娘娘泡个活血的药澡，把肌理间残余的毒蒸出来，料着到明天就该清醒了。”

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肖铎怕听错，又问他一遍：“明早能醒，你确定么？”

方济同满口应承：“我给督主打保票，要是不醒，您砍我的脑袋当板凳。”又吮唇想了想，“娘娘醒后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让她这么躺着，得让她活动开。比如五脏六腑，麻痹得久了，内里运转不过来不成，得颠腾颠腾她。扶着走两步也行，横竖别叫她闲着。”

这些都容易办到，只要她醒过来，醒了才好说以后的事儿。

又是一声焦雷，转瞬下起了夜雨，雨势大，把坛子里的芭蕉叶打得簌簌颤抖。万道银线破空而过，只听见隆隆水声激打在青石板上，偶尔卷进一阵风，并没有想象中的清凉。南京的夏日，即使被洗刷了，也还是闷热潮湿的。

彤云在门前探了探头，如今她有点怕他，说话的时候甚至不敢看他，垂着两眼说：“督主，依着方大夫的吩咐都准备妥当了，奴婢来接娘娘入浴。”

他应了声，打横抱起她，让彤云前面带路，直接送进了浴室里。

音楼不能行动，让彤云一个人伺候，她也没能耐把人搬进木桶。眼下没什么可避忌的，草草替她脱了中衣，他调开视线弯腰抱她，很快便放进了药汤里。

水温有点高，彤云去扶她的时候看见她皱了皱眉头，忙低声叫她：“主子，是不是水太烫了？烫点儿好，烫了能把毒蒸出来，明儿您就又活蹦乱跳的了。”

她不言声，脑袋耷拉着，水是齐胸深，恰恰没过她主腰的上沿。他匆忙转过身去，心里倒好笑，她吵着闹着要伺候他洗澡，结果自己先被他看了个遍。不知醒来之后是何感想，大概除了耍赖斗狠，没别的办法了吧！

他信步踱出去，未走远，只在廊庑下等着。

外面雨下得很大，滔滔落在砖沿上，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袍角。游廊那头传来一溜脚步声，他转过头看，曹春盎托着红漆托盘，上面搁着一只盅，近前呵腰道：“干爹一天没吃东西了，儿子叫人炖了鹿尾汤来，您喝些儿，免得身子撑不住。”边说边揭开盖子往前递，“娘娘出了这样的事儿，如今吃食里都下银针试毒。真是没想到的，南苑王也不怕惹上一身臊。毕竟是他的地界儿，娘娘要是遇了害，皇上不问罪么？州府固然失职，他可是大头，干这样的缺德买卖，也不知道是什么想头。”

他接过盅慢慢喝了口，到底还是撂下了，掖掖嘴道：“我先头脑子乱，没想起来，你传话给几个千户，想法子把宇文良时的儿子弄回来。他能祸害娘娘，我一样能折磨他儿子。他想让我痛失所爱，我就让他断子绝孙！”曹春盎大约是听见那句痛失所爱了，嘴张得能塞下两个鸡蛋。他轻飘飘瞥了他一眼，“别愣着，办差去吧！”

天渐暗，檐下挂上了“气死风”，他背手站着，开始琢磨是否该借着这回的事件往紫禁城里递话。解了毒，身子虚弱分辨不出，如果趁这当口说染了病，是不是个好时机？

正盘算，里头彤云出来叫了声，说时候差不多了，该出浴了。他蹙身进

去看，她泡得热气腾腾模样，不像之前那么苍白，很有些面含桃花的况味。他探手去抱，忙乱中总有疏忽，并不放在心上。收拾好了安置在榻上，又是巴巴儿守一夜。不过方济同的话很靠得住，将近五更的时候果然听见她低低长吟，他一个激灵凑过去看，她睁开了眼，大着舌头说渴。那一刻他真高兴得要纵起来，手忙脚乱沏茶喂她，抚她的脸，抚她的手，颤声道：“老天保佑，总算醒了。这会子觉得怎么样？还疼么？”

她定着两眼，摇摇头，说不出话，只有豆大的泪水滚滚落下来。他心里痛得刀绞似的，把她抱在怀里温声安慰：“好了，都过去了。你命真大，两回全让我遇上，我是你的福星呵！”

她想抬手，略微动了下，又软软搭在一旁。窗外晨曦微露，他干脆把她负在背上。屋子里还暗着，便在一片迷蒙里绕室行走。她软软枕在他肩头，他转过脸能触到她的前额。仿佛在海面上漂流了几日，终于看到岸，满心说不出的感激和庆幸。他把哽咽吞下去，勉强稳着声气儿道：“大夫说了，不能一直躺着，得颠腾，让五脏活动起来。你不能走，我背着你，你别使劲儿，靠着我就成。”

她嗯了是，说不了太复杂的话，只道：“你累。”

鼻子里盈满涕泪的酸楚，他紧了紧手臂说：“我不累，只要你好起来，就是背着走一辈子我也愿意。”

音楼脑子还是混沌的，听见他的话，转过脸亲他的耳朵，咻咻的呼吸喷在他耳廓上，像只迷走的小兽。

他笑起来，步子更坚定了。渐渐天亮，渐渐日上三竿，雨后的天幕像杭绸织就的锦缎，间或飘来一两朵白云，有种落花流水式的轻轻的哀伤。

第56章 佛狸愁



不过言多必失，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背着她走了两个时辰，情况好了很多，她的胳膊用力，勉强可以扣住他的脖颈。舌头也捋直了，说话口齿略微清晰，不过麻烦事也来了。

肖铎眼下有点多愁善感，尚且沉浸在这两天的坎坷里不能自拔，却听见她说：“你摸我了。”

他迟钝了下，问：“什么？”

“昨晚洗澡，”她语气淡淡的，“你有没有摸我？”

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不是有意的，一个大活人要从水里提溜出来很难，我没处下手……”

“怎么样？”她没听他辩解，大病初愈中气不足，只道，“摸上去还凑手吧？”

他简直要被口水呛到，心慌意乱地搪塞：“事有轻重缓急，你成了那模样，还让人活么？我一心记挂着你身上的毒，哪里有心思想那个！”

她抿嘴笑起来，不和他争辩，把脸枕在他肩上。她病中总在清醒和恍惚间游移，如果没有爱她至深，怎么会在她病榻前哽咽流泪？她轻声说：“我觉得心尖儿很好听。”

他又一愣，这是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单是这样倒也罢了，料着再往前她中毒正深，应该捏不住别的短板。可是她接着一叹，幽幽道：“当时你们说什么我都听得见，只不过身子像有千斤重，自己支配不了……你说的那些还算数么？”

他的步履有些蹒跚，红着脸顾左右而言他：“方济同说醒后还要调理，再吃两服药，把残余的毒性去尽了，就能够行动自如了。”

她一只闲着的胳膊勒了他一下：“我问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他迟疑了下：“我说过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

他是看她醒了，打算要抵赖了。她咬着唇沉默下来，隔了好一阵才快快地道：“走了这么久，歇一歇吧！放我下来，我自己能站着。”

她的不快通常不加遮掩，心里有事便做在脸上，他自然是察觉到了，不得已，把她放在了黄花梨的雕花交椅上。

音楼抬眼看他，虽然衣冠不整香汗淋漓，督主毕竟是督主，依旧一副火树银花的漂亮模样。只是眼下发乌，连着两夜没睡好，到底有些憔悴。她心里怜惜，伸手示意他过来。他弯腰蹲踞在她面前，温声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就这样，也抵过千言万语了。他在她背上轻轻地拍，言辞颇有些伤感：“你瞧见了么，和我有牵扯，就是这样下场。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把你留在身边，究竟是不是害了你。如果我那天回来得晚一些……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是你死了，我可能会疯的。”

她还是叹息，细声道：“我也害怕见不到你，最后一刻我还在念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如果我就这么死了，一定是个屈死鬼，不为别的，就为没有和你道别。”

他酸楚难当，把她搂得更紧一些：“所幸有惊无险，我们还能这样面对面说话。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缺少爱人的能力，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我对你算得上痴心一片，你这么傻的一个人，我爱你什么呢！”

她也不生气，轻轻道：“爱我善良美丽，你身上没有的美德我都有，所以你投奔我意味着弃暗投明，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

他哑口无言，这样自我抬举的人真少见，得亏大着舌头，要是嘴皮子再利索点，不知会描摹成什么样。他苦笑了下，但是说得没错，实在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他嗯了声，说：“你把我说的话都说了，我突然发现你口才比我好。以前我是满嘴荒唐言，以后大概不会了。”

音楼觉得安定踏实，这样才是真正把她放进心里了。他曾经有意把她变成第二个荣安皇后，那么轻佻浮夸，只为搅乱一池春水。战术屡试不爽，那些

华丽的手段也叫她心潮澎湃，可是到底不一样。就像现在，去伪存真，其实这才是原来的他，洗净铅华，他的心他的人，敦实厚重可以依靠。以前种种像官袍上的金银丝满绣，太繁琐冗长，盖住了他质朴的本性，因为身在其位，他必须善于周旋逢迎，那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他对待她，没有赘词，不需要精雕细琢，却叫她打心底里暖和起来。

“就这样，我也知足了。”她摸摸他的脸，瓮声嘱咐他，“巧舌如簧只许用来对付男人，宫里的女人都很寂寞，你对她们过于体贴，会让她们误会的。”她长长松了口气，“我是个醋缸，你要作好准备……可是你真好，这么守着我，一步都没有离开。我那时在想，如果你撇下我忙着对付南苑王去了，那我也没什么活头了，死了算完。”

他牵起她的手亲吻她的指尖：“报仇都是后话，你要死要活的，我顾不上那些。如果你真死了，我一定叫宇文氏满门给你殉葬。”

她嗤地一笑：“我是个挂名的小太妃，叫藩王殉葬，下去了也很有面子。”静静靠着他，外面树上的知了鸣得声嘶力竭。她转过头看，午后一丝风也没有，明明很热，她额上却只有薄薄的一层冷汗。还是很虚弱，她闭了闭眼道，“这两天难为你，去洗个澡换身衣裳吧！”

他窒了下，忙低头嗅了嗅，问：“怎么，有味儿么？”

督主什么时候都是香喷喷的，她笑道：“没有，我是怕你穿着湿衣裳难受。”

他果然扭捏了下，站起来走了两步又顿住了，觑她脸色问：“要一道去么？”

音楼突然笑不可遏，连咳嗽带喘道：“我很想一道去，可是身子骨不争气……来日方长的，等我好些了……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他怨怼地剜她一眼，把领口的钮子扣好，整了整曳撒到门上叫人，彤云和曹春盎很快从耳房里过来，他只说“看顾好娘娘”，自己撩袍出去了。

自打音楼撂倒了，彤云就没机会近她身，这会儿终于到跟前了，嘴咧得葫芦瓢似的，扑在她膝头上哭：“主子，我不好，您给人下药全怨我。要是我多长个心眼儿，您也不能成这样！您恨我不恨？您打我吧！我心里亏得慌，我白长了这么大的脑袋，里头没长脑浆子。”

音楼给她一通揉了搓长出气儿，唉唉叫道：“再摇就散架了！说得真吓人

呐，拍碎了才见脑浆子呢！你这是干嘛，谁怪你了？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

彤云哭得两眼通红：“我没伺候好您，肖掌印恨不得活劈了我……怪我睡得死，里头闹这么大动静我一点儿没察觉，还是亏得他发现了，要不您这会儿已经不喘气了。”她絮絮叨叨认了错，然后略顿了下，一时没转过弯来，脱口道，“不过没见他从门上进去，怎么就到了屋里呢……”

看曹春盎一眼，曹太监清了清嗓子，把脸转了过去。

这个细节就别追究了吧！音楼笑得很勉强，指指脸盆架子说：“给我打个手巾把子来擦擦脸，小曹公公置办一下，等厂臣洗完了让他进些东西吧！”

曹春盎知道他们的关系，再不敢在她跟前拿大了。这是谁？闹不好就是将来的干娘！他搓着手说：“老祖宗，您千万别叫我小曹公公，看把我折得没了寿元。您随我干爹叫我小春子吧！您放心，往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就跟孝敬我干爹一样一样的。”他说着咽了口唾沫，“至于吃食，厨里炖着呢！先前我干爹他老人家见您这模样吃不下，现在您大安了，他胃口也该开了，一会儿等他回来我就让人给他送过来……”

话音才落，有人站在廊子下叫曹春盎，问督主人在哪儿。音楼听了是云尉声气儿，便叫千户进来说话。

云尉进门作了一揖，笑道：“娘娘凤体康健了，给您道个喜。头前儿真吓着咱们了，那么凶险的。”

她抿嘴一笑道：“我也没想到，怎么突然出这样的事。所幸命大，且死不了，就是闹得大家不安生了，怪不好意思的。”朝外看了看又说，“厂臣换衣裳去了，过会子就来的，千户找他要有要事？”

云尉唔了声：“这回的乱子叫督主不痛快得很，咱们受命逮宇文家的小崽子，伏了一夜，今早可算得手了。眼下关在刑房里，是杀是剐，等督主过去料理。”

音楼有些吃惊：“抓了孩子吗？回头别闹大了！”

“闹不大，你放心。”他换了件佛头青素面细葛布直裰，站在门前没进来，瞥了云尉一眼，转身往刑房方向去了。

说刑房，其实是后面园子里辟出来的一间柴房，两间打通了，统共不过五六丈面阔。之前拘过人的，酷刑过了一遍，青砖地上淋淋漓漓全是血水，进门就是一股化不开的腥气。这种味道于他来说是闻惯了的，并没有什么了不

得，宇文家的小崽子却不成，吓得脸色煞白，站在木架子前只管发抖。

他找了张圈椅坐下来，偏头打量那孩子，个儿不高，穿着小号的象牙白山水楼台圆领袍，头上束玉冠。宇文氏果然是盛产美人的，这么点儿孩子粉雕玉琢，有点观音驾前善财童子的模样。

他和颜悦色笑了笑：“叫什么？多大了？”

那孩子毕竟小，瑟缩了下道：“宇文澜舟，今年七岁。”

他点点头：“知道我是谁么？”

澜舟很快摇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左不过是我父王的朋友，接我过府玩儿的，回头就送我回去。”

他的眉毛慢慢挑起来，拿扇子遮住了口，笑道：“好伶俐的孩子，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这来燕堂是谁的产业么？不愧是宇文良时的儿子，打马虎眼倒是一等一的。我不是你父亲的朋友，今儿请你来也不是玩的。你父亲欠了我一笔债，我追讨不回来，只好把你带来充数。”

那孩子直勾勾看他，眼睛纯澈得水一样，稚声道：“这么的，阿叔何不同我父王坐下来好好商谈呢？我父王是个守信的人，欠了钱财或是人情，必定会尽力偿还。至于我，我只是个庶子，在王府里无足轻重，就是来了，恐怕对阿叔也没什么帮助。”

受人掳掠，最要紧的一点是示弱，这孩子倒明白。肖铎若是个寻常人，大概会被他纯良的外表蒙蔽，只可惜他阅人无数，小小年纪到了这种刀山血海的地方不哭不闹侃侃而谈，那就叫人信不實了。

他使个眼色命人把他吊起来，那孩子终于有些惊惶，咬着唇挣扎不休，昂首道：“阿叔何必这样，我今年才满七岁，大人的恩怨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一心只在读书上，阿叔为难一个孩子，是君子所为何？”

他歪着头打量他半天：“虎父无犬子，宇文良时后继有人了。看看这张铁口，留到将来必定是个祸害。”檀香扇骨点了点道，“原本各种刑罚都该过一遍，可究竟是个孩子，能从宽还是得从宽。咱家瞧他挺有骨气，就把脊梁抽出来得了，回头找个瓮装上，王府就近扔了，宇文良时早晚能发现。”

那孩子骇然大叫起来：“阿叔留着我和我父王谈条件不好么？为什么非得杀我？”

他漠然道：“谁是你阿叔？你要怨就怨你父亲，他招惹谁也不该招惹我！事到如今谈条件是用不着了，你子偿父债，有什么冤屈，上阎王殿申告去吧！”

他发了话，那头两个番子拿着大铁钩上来，抽脊梁骨这种活儿还得老手干。东厂这帮施刑的人，对杀人有特殊的癖好，手段越是离奇越是喜欢。闻见血腥气就癫狂的人，要开杀戒简直像节日的狂欢。嘴里哼唱着，围着那孩子打转，手一扬，一钩子扎在他头顶的木架子上。刑具拿乌黑的托盘托着，从中挑出一柄锋利的小刀来，一把挽起他背后的头发撕开衣裳，像裁缝裁衣似的，在那孱弱的脊椎上仔细丈量。

施刑人吹吹刀锋，嗡然一声响，正打算下手，余七郎进来禀报，说宇文良时到了。番子们停下手等督主示下，那孩子颤着声道：“阿叔三思，冤家宜解不宜结，若是能化干戈为玉帛，不单对我南苑王府，对阿叔也有大大的益处。”

一个孩子有这等缜密的心思，天底下只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不过他眼下没有心思理会这个，既然南苑王找上门，总归会有些说头。他看了宇文澜舟一眼，未置一词，起身往门外去了。

第57章 解沉浮



横竖是到了这样地步，弯弯绕也用不上了，宇文良时见了肖铎便开门见山，拱手道：“稚子尚年幼，务请厂公网开一面。”

肖铎漫不经心地瞥他，叫人奉茶，缓着声气道：“王爷何出此言？贵公子和咱家没有牵搭，哪里谈得上网开一面呢！”

装蒜打太极，这些是官场上惯用的伎俩。换做平常，你来我往不过消耗点时间，他有兴致同他较量。可如今形势不对，澜舟往学里去，还是王府的宗学，不过十几丈的路程，居然半道上叫人截了胡！当下的南京，非此即彼，不用猜便知道其中缘由，左不过挟私报复，拿孩子撒气罢了。可是肖铎的反应太不正常，按着牌面不该是这样的，结果他简直有点不顾一切的架势，这说明什么？

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只有被摸着了命门才会方寸大乱。当初话里话外对他身份的点拨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原来他的七寸不在这处，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

身在高位感情用事，这是个无可挽救的大错误。肖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别处都掩盖得很好，却不该在余杭默认太妃是他的夫人。顶个名头就是所谓的顾全大局么？说穿了其实是私心作祟！真太监尚且对女人有思慕之情，何况是他！眼下虽然又有了一宗挟制他的把柄，但澜舟终归在他手上。他心里也焦急，但愿还来得及，若是那孩子懂得周旋，拖延些时间总是可以的。

他定了定心神道：“事出突然，犬子今早遭人掳掠，那帮人身手极快，分明就是内家功夫。”他煞了气性儿复又抱拳，“近来天热，本王前几日外